

絕代雙驕

古龍著

古龍小說專輯⑤
第四部



第五十八章 天降怪客

小魚兒道：「你這主意打得雖妙，誰知慕容九竟被我帶走了，你要這面具也無用，所以樂得做個順水人情，用它來救了我。」

屠嬌嬌笑道：「我一瞧是你，就知道你必定又在弄鬼，所以時時刻刻都要留意着你，今天早上，你在那黑蜘蛛來叫慕容九寫信，我就聽到了。」

她嬌笑着接道：「若不是我在外面爲你們把風只怕今天早上你們就被那歐陽兄弟撞破了。」

小魚兒心裡吃了一驚，面上却笑道：「就算被他們撞破，也沒什麼關係。」

屠嬌嬌笑道：「你倒真是死不領情。」

小魚兒道：「你就是聽到了那封信，所以才知道我們晚上會到那祠堂裡去……」

屠嬌嬌道：「除此之外，我還遇見了一個人。」

小魚兒失聲道：「白開心？」

屠嬌嬌笑道：「你在手上搓泥丸子時，我已瞧見了。」

小魚兒喃喃道：「奇怪，你就在附近，我怎會聽不見？」

屠嬌嬌笑道：「以你現在的能耐，本來是應該聽得見的，只不過那時白開心正面對着我，我早已和他悄悄打了個手式，叫他故意大叫大喊，分散你的注意力，何況你那時心裡正在得意，又怎會留意別的。」

小魚兒苦笑道：「看來一個人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該太得意的。」

話聲微頓，突又失笑道：「難怪白開心方才竟不問我要解藥了，原來你早已告訴他那不過是個泥丸子，他吃了我手上的泥，自然要害我一害來出氣了。」

屠嬌嬌笑道：「這件事若不是樣樣湊巧，又怎會便宜了你。」

小魚兒正色道：「這件事看來雖然湊巧，其實也不完全是湊巧的，每件事都有前因後果，這樣的結果正是再合理也沒有。」

屠嬌嬌笑道：「算來算去，只苦了那江別鶴。」

小魚兒大笑道：「要害人，自然就要害他這樣的人才有意思，若是去害個老老實實的規矩人，那倒不如坐在家裡數手指頭算了。」

屠嬌嬌沉思着點了點頭，微微道：「這話倒也有道理，害壞人確實比害好人有趣得多，而且壞人自己心裡有鬼，你能害得了他，他只有自認霉氣，絕不敢宣揚出去，何況，就算別人知道你害了他，也只有佩服你，沒有人會找你算帳的。」

小魚兒笑道：「所以，你若學我，只害壞人，不害好人，這樣既可過足害人的癮，又不必躲躲藏藏怕人找上門來算帳，豈非又風光、又體面、又上算。」

屠嬌嬌吃吃笑道：「上算的事，當真都被你這小鬼一個人做盡了。」

小魚兒道：「但我還是想不到你怎會離開『惡人谷』的。」

屠嬌嬌又嘆了口氣，道：「天下有許多事，都是人想不到的。」

這同樣的一句話，她竟說了兩次，而且每說這句話時，竟都忍不住要長嘆口氣出來。

小魚兒心念一動，道：「莫非『惡人谷』裡，竟發出了什麼令人想不到的變故不成？」

屠嬌嬌長嘆道：「的確嚴重的很。」

小魚兒着急道：「究竟是什麼事，你快說呀。」

屠嬌嬌緩緩道：「你可知道……」

突聽「嘶」的一聲輕響，一條人影，自樹梢飛來，大聲道：「你們原來在這裡，却找得我好苦。」

來的這人，正是黑蜘蛛。

黑蜘蛛長嘆道：「我險些連你們的人都瞧不見了。」

小魚兒這才發現他那一身比緞子還亮的黑衣，此刻竟滿是泥污，頭髮也凌亂不堪，不禁失聲道：「你怎會變得如此模樣？」

黑蜘蛛道：「我去送那信時，只見南宮柳屋裡一個人也沒有，於是我就悄悄進去，將信放在桌上……」

他話未說完，小魚兒已頓足道：「你為何要走進屋，將那封信拋下去不就成了麼？他們的貼身丫頭都被人宰來吃了，對自己的居處又怎會不分外警戒。」

黑蜘蛛苦笑道：「我正是太大意了些，剛將信放在桌上，就突然有條長鞭捲來，將信捲了過去，我知道不妙，想奪路而走時，門窗已全被人堵住了！」

小魚兒嘆道：「他們故意將那屋子空着，正是要誘你進去上當的，否則你想南宮柳和慕容雙住的屋子，會容人大搖大擺的來去自如麼？」

黑蜘蛛又接着道：「我當時一驚之下，便要衝出去，雖知那些人竟無一弱者，暗器尤其佳妙，我非但衝不出去，反而眼看就要受傷被制。」

「慕容家的暗器，果然是名下無虛……但你既能自他們包圍中衝出來，豈非比他們還要強得多。」

黑蜘蛛長嘆道：「若憑我一人之力，那裡能衝得出來。」

小魚兒訝然道：「難道還有人幫你的忙不成？」

黑蜘蛛道：「我正眼見不敵，突然有個人飄了進來，顧人玉家傳神拳，武功可算不弱，但被這人袍袖輕輕一拂，就直跌了出去！」

小魚兒失聲道：「這人武功竟如此厲害？」

黑蜘蛛嘆道：「此人武功之高，當真是我平生未見，我簡直連做夢都未想到世上竟有武功如此厲害的人。」

小魚兒動容道：「連你都服了他，這倒難得的很。」

黑蜘蛛道：「這人袍袖拂了拂，就將暗器全都反射出去，力道竟比他們用手發出來時還強，他們大驚閃避時，這人已帶着我掠了出來。」

他苦笑着接道：「我竟被他挾在脅下，動都動不得，只見他身子輕輕一躍，便凌空飛出去七八丈，就好像騰雲駕霧似的。」

小魚兒笑道：「你簡直越說越神了，世上那有輕功如此高明的人。」

黑蜘蛛沉聲道：「非但你此刻不信，就連我雖親眼瞧見。都幾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你不妨想想，這人武功若非大得嚇人，能將我挾在脅下麼？」

小魚兒嘆道：「不錯，能將你挾在脅下的，世上簡直不可能有這樣的人。」

屠嬌嬌聽到這裡，竟也忍不住道：「他長得是何模樣？」

黑蜘蛛道：「這人身材並不高大，但却有無窮的力量，我被他挾了盞茶時刻，竟是全身麻木連動都動不得了。」

屠嬌嬌聽得這人「身材並不高大」，已鬆了口氣。

小魚兒却追問道：「他的臉呢？」

黑蜘蛛道：「他臉上戴着個猙獰醜陋的青銅面具，一雙眼睛更是說不出的鬼氣森森，我素來自命膽大包天，但瞧了他一眼，手心竟不覺直冒冷汗。」

小魚兒也不禁被他說得寒毛悚慄，全身都涼颼颼的，像是要打冷戰。

黑蜘蛛道：「他挾着我奔上座小山，又掠上株大樹，才放在一根樹榑上，我全身麻木，動也動不得，也根本不敢動，生怕一動就要掉下去。」

小魚兒道：「他呢？」

黑蜘蛛道：「他自己也坐在一枝樹枝上，冷冷的瞧着我，也不說話，那樹枝柔弱不堪，連嬰兒都能折斷，他坐在上面，却似舒服的很。」

小魚兒嘆道：「這倒的確是個怪人……莫非武功特別好的人，都有些怪毛病。」

屠嬌嬌笑道：「那麼你想必就要倒霉了。」

黑蜘蛛道：「的確如此，他等了半天，又點了我兩處穴道，竟將我留在那棵大樹上，袍袖一展，已走得瞧不見影子。」

說到這裡，突然像是想起了什麼，瞪着屠嬌嬌道：「慕容姑娘神智已恢復了麼？」

屠嬌嬌格格笑道：「我神智恢復了麼……我也不知道呀？」突然轉身，飛也似的走了。

黑蜘蛛還想追，小魚兒已拉住他笑道：「你讓她走吧。你且莫管她，先說說你在那樹上的事吧。」

黑蜘蛛目中滿是迷惘，呆了半晌，終於接着道：「那時風越來越大，將我的身子吹得直搖，樹枝也像是快斷了，我連根手指都動不了，當真是提心吊膽。」

小魚兒道：「後來你是怎麼從樹上下來的呢？」

黑蜘蛛苦笑道：「我心裡正在想着報仇，那人竟已來了，而且竟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意，突然問我：『你可是想報仇麼？』」

小魚兒笑道：「你心裡在想什麼，我也能瞧得出來的，你嘴裡就算不說話，但那雙眼睛却已將什麼都說出來了。」

黑蜘蛛道：「我被他說破了心意，就更是狠狠的瞪着他，心想就算被他踢下去，也比在樹上活受罪的好，誰知他竟反而笑了，又道：『我救了你的性命，你不先想該如何報恩，就想如何報仇了麼？』」

小魚兒笑道：「這句話倒也問得妙極。」

黑蜘蛛道：「當時我也被他問住了，仇固然要報，恩也是要報的，我老黑怎能做忘恩負義之徒，只是他武功既然那麼高，我非但無法報仇，簡直連報恩也不知該從何報起，這報恩有時實比報仇還困難的多。」

小魚兒道：「你這番心意，只怕又被他瞧破了。」

黑蜘蛛嘆道：「果然是被他瞧破了，我還未說話，他已說道：『你不知該如何報恩，是麼？』我哼了一聲，他又道：『你能替別人送信，難道就不能替我送信？』我忍不住問他：『我替你送了信，就算報了恩麼？』他居然點了點頭，取出封信，叫我送給……你猜送給誰？」

小魚兒道：「這我倒猜不透了。」

黑蜘蛛道：「他竟要我將信去送給花無缺。」

小魚兒眼睛發亮，笑道：「這倒真的越來越有趣了，他和花無缺又有何關係？爲何要你爲他送信，他自己明明可以直接和花無缺說話的呀。」

黑蜘蛛道：「也許他不願和花無缺見面。」

小魚兒道：「他就算不願和花無缺見面，以他的那樣輕功，就算將信送到花無缺的床頭，花無缺也是不會發覺的。」

黑蜘蛛突然又道：「也許他只是知道我無法報恩，所以想出這件事來叫我做。」

小魚兒沉吟道：「這倒有可能，像他那樣的怪人，的確可能會有這種怪念頭，你固然不願欠他的情，他可能也不願讓別人欠他的情……」

黑蜘蛛道：「正是如此，我不欠人，自也不願別人欠我，彼此各不相欠，日子過得才舒服，我若知道有人一心想報我的恩，我也會難受的很。」

小魚兒笑道：「如此說來，你兩人脾氣倒是同樣古怪的了，這就難怪他會救你……但那封信上寫的是什麼，你可瞧見了麼？」

黑蜘蛛怒道：「我老黑難道還會偷看別人的信麼？他解開我的穴道後，我立刻就將信送給花無缺，連信封上寫着什麼，我都未去瞧一眼。」

小魚兒笑道：「你果然是個君子，但花無缺瞧過那封信後，總該說了些話吧。」

黑蜘蛛道：「就是因為他瞧過信後，說的話十分奇怪，所以我才急着找你。」

小魚兒立刻追問道：「他說了什麼？」

黑蜘蛛道：「他說：『我與江別鶴相識雖不久，但却已相知極深，又怎會被別人謠言中傷，就認為他是惡人，這位前輩也未免太過慮了。』」

小魚兒皺眉道：「那怪人却又又是江別鶴的什麼人？為何要這樣幫江別鶴的忙？」

黑蜘蛛道：「花無缺說了這番話後，我正想問他：『這位前輩是誰？』誰知他已先問我：『你已瞧見了這位前輩，真是福氣，却不知他老人家長得是何模樣，臉上是不是真的戴着青銅面具？』」

小魚兒道：「花無缺既然沒有見過他，又怎會聽他的話？」

黑蜘蛛道：「我本來也覺奇怪，移花宮主已囑咐他，要他日後若遇見了一位『銅先生』，就萬萬不能違抗這人的話，無論這『銅先生』說什麼，他都必需聽從。」

小魚兒道：「原來那怪人叫『銅先生』，這名字倒真和他一樣古怪！」

黑蜘蛛道：「移花宮主還說：這『銅先生』乃是古往今來，江湖中第一位奇人，武功更是高絕天下，移花宮主竟說她自己比起這『銅先生』來，都要差得多。」

小魚兒動容道：「移花宮主那麼高傲的人，也會說這樣的話麼？若連移花宮主都對他如此服氣，這『銅先生』的武功倒的確是可怕的很了。」

黑蜘蛛道：「但花無缺既然對那『銅先生』言聽計從，日後對江別鶴必定更要幫忙到底，有他那樣的人幫江別鶴的忙，也够你頭疼的了。」

小魚兒淡淡一笑，道：「那倒沒什麼關係。」

黑蜘蛛瞪着眼瞧了他半晌，突然道：「再見。我的恩雖已報過，仇却還未報哩！」

小魚兒失聲道：「你要去找那『銅先生』報仇？」

黑蜘蛛冷冷道：「不行麼？」

小魚兒道：「但……但他的武功……」

黑蜘蛛怒道：「他武功強過我，我就怕去報仇了麼？我老黑難道是欺善怕惡的人？」他一面大罵大叫，人已飛掠而去。

現在，小魚兒心裡又多了一樣解不開的心事：

第一、那真的慕容九到那裡去了？

第二、「惡人谷」中究竟發生了什麼驚人的事？

第三、那「銅先生」究竟是何許人也？和江別鶴又有什麼關係？爲什麼定要說江別鶴是個好人？

這時天已大亮，小魚兒已將臉上面具弄了下來，大白天裡，他可不願以李大嘴面目見人。大路上行人已漸漸多了起來，但十個中倒有九個多是自西往東去的，而且看來大多是江湖朋友，有的袖子上還繫着黑布，一個個面上都帶着興奮之色，嘴裡嘀嘀咕咕也不知在說些什麼。

小魚兒心中正覺奇怪，就在這時，突然有一輛形式奇特，裝飾華麗的馬車，自道旁馳來，驟然停在小魚兒面前。

車門打開，一個人探出頭來，道：「快上車。」

日光照着她的臉，她容貌雖清秀，但皮膚看來却甚是粗糙，正是那改扮成慕容九的屠嬌嬌。小魚兒跳上馬車，只見車廂裡裝飾得更華麗，坐墊又厚、又柔軟、又寬大，坐上去舒服的很。

小魚兒忍不住笑道：「你倒真是神通廣大，又從那裡變出這麼輛馬車來了？」

屠嬌嬌也不回答，却反問道：「我等了好半天，你怎地到此刻才出來，你和那黑蜘蛛，究竟有些什麼事好說的。」

小魚兒笑道：「我們在談論着一位『銅先生』，你可聽見過這名字？」

屠嬌嬌失聲道：「救他的那怪人就是『銅先生』？」

小魚兒道：「你知道這人？」

屠嬌嬌像是怔了怔，但立刻就大聲道：「我不知道這人，我從未聽說過這名字。」

第五十九章 驚人之變

小魚兒見屠嬌嬌提到銅先生時，說話吞吞吐吐，悶在心裡，也不再追問，只見這輛大車也是由西往東而行，正和那些江湖朋友所走的方向一樣。

他忍不住道：「這些人匆匆忙忙，是要去幹什麼的？」

屠嬌嬌道：「瞧熱鬧。天下武功最高的門派弟子，和江別鶴中地位最高，勢力最大的一個集團開法，你說這熱鬧有沒有趣？」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道：「莫非是花無缺和慕容家的姑爺們？」

屠嬌嬌道：「南宮柳和秦劍去找江別鶴算帳，花無缺却一力保證江別鶴是清白的，雙方相持不下，只有在武功上爭個高低了。」

小魚兒眼睛發亮笑道：「這場架打起來，到當真是有趣的很，不過，這件事是今天凌晨才發生的，怎地已有這麼多人知道了？」

屠嬌嬌笑道：「這只怕就是江別鶴叫人去通知他們的，他算定自己這面有了花無缺撐腰，必勝無疑，自然要多找些人去看熱鬧。」

小魚兒嘆道：「不錯，慕容家雖強，但比起花無缺來，還要差一些……這世上難道就真的沒有人能對付花無缺麼？」

屠嬌嬌含笑瞧着他，道：「只有你。」

這問題他實在不願意再談下去，幸好此刻正有個他最願意談的問題，他眼珠子一轉，立刻改

口道：「你方才的話被黑蜘蛛打斷了，惡人谷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

屠嬌嬌嘆了口氣道：「你可記得谷裡有個萬春流？」

小魚兒笑道：「我怎會不記得，小時候，他天天將我往藥汁裡泡，泡得我頭暈腦漲，我現在挨人的本事雖未見得如何，挨挨的本事卻不錯，正是他將我泡出來的。」

屠嬌嬌道：「你可記得萬春流屋裡，有個人叫『藥罐子』？」

小魚兒心裡吃了一驚，面上卻不動聲色，笑道：「我自然也是記得的，他吃的藥比我還多，萬春流只要採着一種新的藥草，總是先讓他嚐嚐的。」

屠嬌嬌眼睛盯着他的臉，一字字道：「十個月前，萬春流和這藥罐子，都失蹤了！」

小魚兒一顆心幾乎要跳出腔子外來，但你就算鼻子已貼住他的臉，也休想瞧出他臉上肌肉有一絲顫動。

他只是淡淡一笑，道：「這又算得了什麼大事，你們窮緊張些什麼？」

屠嬌嬌也笑了笑，道：「你可知道那藥罐子是誰？」

小魚兒茫然睜大了眼睛，道：「誰？」

屠嬌嬌道：「你可聽說過，昔日江湖中有個人，他一劍揮出，可以令你在十丈外都能感覺出他的劍風，也可以將你的鬍子頭髮都削光，而你却一點也感覺不到。」

小魚兒笑道：「這人我聽說過，他好像是叫燕南天，是麼？」

屠嬌嬌嘆道：「除了燕南天，那裡還有第二個。」

小魚兒道：「但他豈非早已死了？」

屠嬌嬌道：「他沒有死！他就是那藥罐子！」

小魚兒故意失聲道：「藥罐子竟然就是天下劍法最强的燕南天，這倒真是令人想不到的事，

但燕南天劍法若是真的那麼高，又怎會變成那種半死不活的模樣？」

屠嬌嬌嘆道：「這還不是爲了你的緣故，咱們爲了要從他手上將你救下來，所以才不得已而傷了他。」

她說的居然活靈活現，小魚兒若非早已聽萬春流說起過這件事的秘密，此刻只怕真要相信她的話了。

他暗中嘆了口氣，忖道：「燕南天雖是我的恩人，雖是大俠，但却和我毫無情感，你們雖是惡人，但這麼多年來，已和我多少有了些感情，我怎忍心爲了他而找你們復仇，你們又何苦還要騙我！」

嚴格說來，小魚兒雖不能算是個十分好的人，但却是熱血澎湃、感情豐富，表面雖硬，心腸却軟得很。

□ □ □
小魚兒心裡嘆着氣，面上却笑道：「爲了我？他又和我有什麼關係？」

屠嬌嬌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以後慢慢再說吧，只要你記住，咱們爲你得罪了燕南天，燕南天此番一走，咱們就連「惡人谷」也不敢耽下去了。」

小魚兒道：「爲什麼？」

屠嬌嬌道：「惡人谷雖被江湖中人視爲禁地，但燕南天若要闖進來時，天下又有誰攔得住他。他上次已上過了一次當，這次必定更加小心。」

她狡黠而善變的眼睛裡，竟也露出了恐懼之色，長嘆着接道：「這次他再來時，咱們這些惡人，只怕就都要變成惡鬼了……」

小魚兒目光閃動，道：「你想……他武功難道已恢復了麼？」

屠嬌嬌恨恨道：「他武功現在縱未恢復，但那萬春流想必已試出某種藥草可以治癒他的傷，否則又怎會帶他逃出惡人谷去！」

小魚兒悠悠道：「但也許此刻已治好了，是麼？」

屠嬌嬌身子竟不由得一震，盯着小魚兒道：「你希望他現在已治好了！」

小魚兒神色不動，緩緩道：「雖不希望如此，但無論什麼事，總得先作最壞的打算才是。」屠嬌嬌默然半晌，終於嘆道：「不錯，說不定他此刻武功早已恢復了，說不定他現在已經在找咱們……」眼睛轉向車窗外，再也打不起精神說話。

車馬越走越快，趕車的皮鞭打得「劈拍」直響，似乎也急着想去瞧瞧那一場必定精采萬分的龍爭虎鬪。

□

□

□

三面低坡下，有個小小的山谷，這時山坡上已高高低低站着幾百個人，甚至連樹樑上都坐着人。

車馬停在山谷外，小魚兒也瞧不見山谷裡的動靜。

只聽人聲紛紛議論着道：「那看來斯斯文文的弱書生，難道就是「移花宮」的傳人麼？我真瞧不出他能有多麼高的武功。」

「據說當今江湖上，武功沒有人能比得上他，甚至連江大俠都對他佩服的很，這話不知是真。是假。」

有人嘆道：「他年紀輕輕，武功既是天下第一高手，人又生得那麼漂亮，普天之下，只怕誰也比不上他了。」

議論紛紛間，盡是一片讚美羨慕之聲，小魚兒却聽得一肚子悶氣，屠嬌嬌瞧着他微微笑道：

「你聽了這話，心裡可是有些不舒服？」

小魚兒瞪眼道：「誰說我不舒服，我舒服極了。」

屠嬌嬌大笑道：「他雖是天之驕子，但咱們的小魚兒却也不比他差，未來的江湖中，只怕就是你兩人的天下了。」

小魚兒突然推開了門，道：「我可要去瞧熱鬧了，你呢？」

屠嬌嬌道：「你去吧，我就在這裡等着，不過……你却要爲我做件事。」

小魚兒道：「什麼事？」

屠嬌嬌道：「設法去把那歐陽……羅九兄弟，弄到這車上來，你可能辦得到？」

小魚兒笑道：「只要你這車子够大，我就算要把這山谷裡的人全都弄上車來，也簡單的很。」跳下車子大步而去，突然轉頭盯了那趕車的一眼，那趕車的正摸着領下一撮絡腮鬍子，瞧着他嘻嘻的笑。

□

□

□

小魚兒毫不費事的就擠進了人叢，爬上山坡。

山坡上，百棵大樹，坐在上面，正可縱觀全局，只可惜此刻上面已坐滿了人，小魚兒眼珠子一轉，突然搖頭，嘆道：「真奇怪世上竟有這麼多不怕死的人，竟敢坐在毒蛇穴上，若被毒蛇在屁股上咬一口……」

他話未說完，樹上的人已嚇得跳了下來，亂了一陣，却發現方才嘆氣說話的人，已舒舒服服的坐在樹上了。

這些人忍不住道：「喂，朋友，你說這株樹是個蛇穴，自己怎敢坐上去。」

小魚兒笑嘻嘻道：「哦？我方才說過這話麼？」

那些人又驚又怒，却聽小魚兒喃喃又道：「有江南大俠與慕容家的姑娘們在這裡辦正事，若想在這裡亂吵，那才是活得不耐煩了哩。」

那些人面面相覷，只得忍下了一肚子火，有些人又爬上了樹，擠不上去的也只好自認晦氣。只見山谷內的突地上，停着輛馬車，那花無缺正悠閑地靠着車門，似乎正在和車廂裡的人說話。

江別鶴却坐在他身旁一塊石頭上，也不住的和四面瞧熱鬧的人微笑着打招呼，看不出絲毫「大俠」的架子。

小魚兒也瞧見了那「羅九」兄弟，這兩入又高又胖，站在人叢裡，比別人都高出一個頭。

但慕容家的人却連一個也沒有來，四面的江湖朋友已開始有些不滿，都覺得他們架子實在太大。

花無缺看來却毫不着急，面上的笑容也非常愉快，每當他眼睛望進車廂中去時，那一雙銳利的目光，也變得分外溫柔。

小魚兒不禁捏緊了拳頭，心裡說不出的豎扭：「車廂裡的人是誰？難道花無缺真的和鐵心蘭寸步不離，將她也帶來了？」

突見人羣一陣騷動，十二個身穿黑衣，腰束彩帶的彪形大漢，抬着三頂綠絨大轎奔了進來。每頂大轎後還跟着頂小轎，轎上坐的是三個明眸嫵媚的俏丫頭，轎子停下，三個俏丫頭下了小轎，掀起大轎的門簾，大轎裡便盈盈走下三個艷光照人的絕代佳人來。

這三人正是慕容雙，慕容珊瑚和「小仙女」張菁，三個人今天都是宮裝華服，刻意修飾過，就像是高貴人家出來作客的大小姐少奶奶似的，那裡像是要來與人爭殺搏鬥的女中豪傑，江湖高手。

在山坡上等着瞧熱鬧的江湖朋友，大多久聞慕容九姐妹的聲名，但見過她們真面目的，却少之又少，此刻但覺眼睛一亮，十個人中，倒有九個瞧得呆住了。就連小魚兒都幾乎瞧不出那文文靜靜地走在最後面的大姑娘，便是昔日躍馬草原，瞪眼殺人的小仙女！

花無缺的眼睛，果然已從車廂裡移到她們臉上，他那眼神與其說是讚賞，倒不如說是驚奇還恰當些。

慕容珊瑚，蓮步輕移，走在最前面，掩袂笑道：「賤妾等一步來遲，有勞公子久候，還請恕罪。」

她說的是這麼溫柔客氣，花無缺又怎會在女子面前失禮，立刻也長長一揖，躬身微笑道：「不是夫人們來遲，而是在下來的太早了。」

慕容珊瑚笑道：「今日天氣晴朗，風和日麗，風雅如公子，自當早些出來逛逛的，只恨賤妾等俗務纏身，不能早來奉陪。」

兩人嫣然笑語，竟真的像是早已約好出來遊春的名門閨秀和世家公子似的，那裡瞧得出有絲毫火氣。

只聽花無缺道：「南宮公子與秦公子只怕也快要來了。」

慕容珊瑚笑道：「他們家裡有事，已先趕回去了。」

慕容雙接口道：「慕容家的事，向來是不容外人插足的。」

花無缺又呆住了，道：「但……但夫人們豈非……」

慕容雙笑道：「我姐妹雖是他們的妻子，但妻子的事，些也是和丈夫無關的，我慕容姐妹，又怎會嫁給個愛管妻子閑事的丈夫。」

慕容珊瑚笑道：「公子只怕也不願娶個愛管丈夫閑事的妻子吧。」